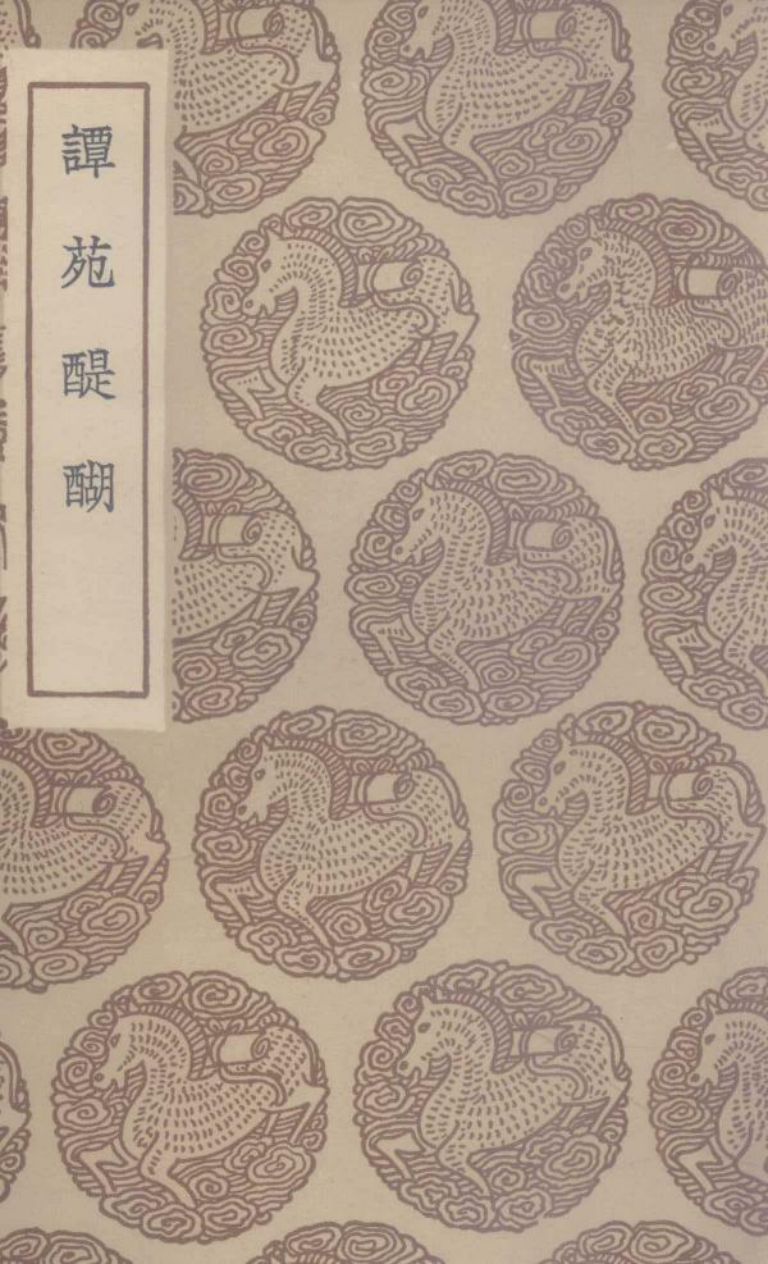


譚
苑
醍
醐



譚苑醒 酬

楊慎撰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譚 苑 醒 醐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撰 者

楊

慎

戚

發行人

王

上海河南路

五

印刷所

商

上海河南路

館

發行所

商

上海及各埠

館

原序

醍醐者鍊酥之羣品。佛氏借之以喻性也。吾借之以名吾譚苑也。夫從乳出酪。從酪出酥。從生酥出熟酥。從熟酥出醍醐。猶之精義以入神。非一蹴之力也。學道其可以忘言乎。語理其可以遺物乎。故儒之學有博有約。佛之教有頓有漸。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。多見則守之以卓。寡聞則無約也。寡見則無卓也。佛之說曰必有實際。而後冥空。實則擾長河爲酥酪。空則納須彌於芥子。以吾道而夙合外道一也。以外道而印證吾道一也。譚云苑云。徒說云乎哉。醍云。醐云。徒味云乎哉。嘉靖壬寅仲冬長至日楊慎書。

譚苑醍醐卷第一

明 成都楊 慎撰

莊子解二十五條

莊子爲書。雖恢謔佚宕於六經外。譬猶天地日月。固有常經常運。而風雲開闔。神鬼變幻。要自不可闕。古今文士每奇之。顧其字面。自是周末時語。非後世所能悉曉。然尙有可徵者。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。乃大射有司。正司獲。見儀禮。解之以牛之白額者。與豚之亢鼻者。與人之有痔病者。不可以適河。乃古天子春有解祠。見漢郊祀志。唐子乃掌堂涂之子。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。義臺乃儀臺。鄭司農云。故書儀爲義。其脰肩肩。乃見考工記梓人爲磬文。數目顧脰。肩卽顧字。如此類不一。而士無古學。不足以知之。諸家解者。或敷演清談。或牽聯禪語。成強附儒家。湯曰。此文字奇處妙絕。又惡識所謂音妙。千八百載作者之意。鬱而未伸。剽竊之用。轉而多誤。羅勉道莊子循本序

內則卵醬讀作鯢。國語亦云。魚禁鯢鮓。皆以鯢爲魚子。莊子乃以至小爲至大。便是滑稽之開端。南史吉盼傳鯢鮓其生。爲音。蛸。蛸。音刀。鵲。鵲。音。

風生於無。而歸於無。惟竅之所受不同。在人之所聞亦異。比于萬物稟受亦然。衆竅爲風所鳴。萬形爲化所役。風不能鳴。則萬竅虛。化不能役。則萬竅息。依疑獨註莊子天籟一節。

慮、歎、變、愁、姚、佚、啓、態、八字、真人矢口成文。褚氏解云。慮則預度未來。歎則咨嗟既往。變則輕躁而務作爲。愁則畏懼而不敢動。姚則悅美以自肥。佚則縱樂而忘反。啓則情開而受物。態則驕矜而長傲。

西蜀范無隱云。未成心則真性混融。太虛同量。成心則已離乎性。有善有惡矣。人處世間。應酬之際。有不兌乎成心。卽當師而求之。於未成之前。則善惡不萌。是非無朕。何所不齊哉。其論精當足盡祛前□

夢而爲蝶。不知有周。覺而爲周。不知有蝶。其勢不能合。必有時而分矣。萬物之化亦如此。林疑獨

逍遙遊。盡性也。齊物論。窮理也。養生主。修身也。景允

夫子之告葉公者。下顏子一等矣。蘧伯玉告顏闔。又下於夫子教子高一等。惟顏子至命盡神。故足以發夫子心齊坐忘之論。葉公子高。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。故但告以謹傳命。全臣節而已。然子高未至於徇人忘己也。闔則旣知蒯聵之不可傳。而欲傳之。伯玉見其勢不可止。立此苟全之論。非爲傳之道也。

臨人以德。則未能冥乎道。盡地而趨。則未能藏其迹。林疑獨

聖人成焉。以身徇道而成功。聖人生焉。以道徇身而全生也。陳詳道註

儻忽生而渾沌死。以喻外王之功成。而內聖之道虧也。

陳碧虛曰。好生者以世事爲樂趣。死者以人世爲勞。唯超生死者。可以論其大概矣。闕體註

壤植散羣。說者不一。范無隱云。植者。邊境植木以爲界。如榆關柳塞之類。壤植散羣。則撤戍罷兵。鄰封混一。此尙同之俗也。樂毅書曰。薊丘之植。植於汶篁。徐廣註。謂燕之疆界。移於齊之汶水。按此范說爲長。

解其天弢。墮其天裘。林疑獨云。人生束縛於親愛。如弓之在弢。如書之在裘。呂惠卿曰。解弢則弛。張莫拘。墮裘則卷舒無礙。

腕下有肉。則知其上肥矣。陳碧虛監市隱稀註

泰清中而歎。中乃印字之誤

猗韋氏之囿。黃帝之圃。有虞氏之宮。湯武之室。呂惠卿曰。囿而圃。宮而室。言世益衰。居益狹矣。知北遊

甘寢如後人之臥護。秉羽如後世之揮塵。是二事非一事也。或曰。楚地炎酷。晝寢而使人揮扇。亦通。

萋宏被放歸蜀。剗腸而死。蜀人以匱藏其血。三年而化爲碧玉。晉元帝託運糧不至。而殺其臣。其血逆柱

而上。齊殺斛律光。其血在地。去之不滅。外物

慰敵沉屯。褚伯秀云。慰借從鬱。音義始明白。叟叟也。奚稍問也。叟音蕭。若隱若顯貌。南史楚辭鈔。風颼颼

兮木搜搜。閱兩

藏舟於壑。藏山於澤。正合其宜。隱山嶽於澤中。謂之得所。然造化之力。擔負而趨。變故日新。驟如逝水。昨我今

我新。吾故吾義亦然也。成元英疏

藏舟於壑。藏山於澤。此藏大也。藏人於室。藏物於器。此藏小也。小大雖異。而藏皆得宜。猶念念遷流。新新

移改。是知變化之道。無處可逃也。故曰。藏小大有宜。猶有所遁。

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。亦神者不勝。成元英曰。自然之理。有寄物而通也。與化焉而逃同音

飾羽而畫羽儀刻畫也。此下有上林賦一條已見丹鉛雜錄。

二唐書

五代劉昫所修唐書。因宋祁、歐陽修重修唐書。遂有新舊唐書之名。舊唐書人罕傳。故不知其優劣。近南園張公漫錄中載其數處。以舊書證新書之謬。良快人意。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說。此其大關鍵。而舊書所傳。問答具備。首尾照映。千年之下。猶如面語。新書所載。則剪截晦澁。事既失實。文又不通。良可慨也。歐爲宋一代文人。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。其所著頓殊科絕懸如此。宋人惟欲誇當代以誣後世。不知可盡誣乎。今具載二書之文于左。

先天二年十月。皇帝講武於驪山。時元崇爲馮翊太守。車駕幸三百里內。合朝覲。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。上方獵于渭濱。而元崇至上曰。朕久不見卿。思有故問。卿可宰相行中行。元崇猶後。上案轡久之。顧曰。卿何後。元崇曰。臣官疎職卑賤。不合參宰相行。上曰。可。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元崇不謝。上頗訝之。至頓上命宰相坐。元崇乃跪奏曰。臣三奉作弼之詔。未卽謝者。臣以十事上獻。有所不行。臣不敢奉詔。曰。卿悉數之。朕當量力而行。然定可否。元崇對曰。自垂拱以來。朝廷以刑法治天下。臣請政先仁義可乎。上曰。朕深有望于卿也。又曰。聖朝自喪師青海。未有牽復之悔。臣請三數十年。不求邊功可乎。上曰。可矣。又曰。先朝輕狎大臣。或虧君臣之理。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。上曰。誠當然。有何不可。又曰。自武氏諸親。猥竊權要之地。繼以韋庶人。安樂。太平。用事。班序錯雜。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。凡有斜封待闕等官。悉請停

罷可乎。上曰：是朕素志也。又曰：比來近密佞倖之徒，冒犯憲綱者，皆以寵免。臣請行朝典可乎。上曰：朕切齒久矣。又曰：比因侯家戚里，貢獻求媚，近及公卿方鎮，亦爲之。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，盡杜塞之可乎。上曰：願行之。又曰：太宗造福先寺，中宗造程善寺，上皇造金仙玉真觀，皆費巨萬，耗盡生靈。凡諸寺觀宮殿，請停止絕建造可乎。上曰：朕重觀之，卽心不安，而况敢爲之者哉。又曰：自燕欽融、韋月將獻直得罪，由是諫臣阻絕。臣請凡在官之士，皆得觸龍鱗，犯忌諱可乎。上曰：朕非惟容之，亦能行之。又曰：太后臨朝以來，喉舌之任，或出于閹人之口。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。上曰：懷之久矣。又曰：呂氏產祿，幾危西京。馬、鄧、閭、梁交亂東漢，萬古寒心。國朝爲患，臣請書諸史冊，永爲商鑒，作萬代師可乎。上乃潛然良久曰：此事可謂剖肌刻骨者。元崇再拜曰：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，是臣千載一遇之日，敢當輔弼之任。天下幸甚。又再拜舞蹈，稱萬歲者三。從官千萬皆出涕。上曰：坐卿于燕公下。燕公讓不敢坐，問之，說曰：元崇是先朝舊臣，合當首坐。元崇曰：張是紫微宮使，臣外宰相，不合首坐。上曰：可。元崇遂居首坐，天下稱賢相焉。

右舊唐書文

帝曰：卿宜遂相朕。崇知帝大度，銳于治，乃先設事以堅帝意。卽陽不謝。帝怪之，崇因跪奏。臣願以十事聞。陛下度不可行，臣敢辭。帝曰：試爲朕言之。崇曰：垂拱以來，以峻法繩下。臣願政先仁恕可乎。朝廷覆師青海，未有牽復之悔。臣願不倖邊功可乎。比來王佞冒觸憲綱，皆得以寵自解。臣願法行自近可乎。后氏臨朝，喉舌之任，出閹人之口。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。戚里貢獻，以自媚于上。公卿方鎮，寢亦爲之。臣願租賦

外一絕之可乎。外戚貴主更相用事。班序荒雜。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。先朝褻狎大臣。虧君臣之嚴正。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。燕欽融。章月將以忠被罪。自是諍臣沮折。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。犯忌諱可乎。武后造福先寺。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。費鉅百萬。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。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。國家爲甚。臣願推此鑒戒。爲萬代法可乎。帝曰。朕能行之。崇乃頓首謝。翌日拜兵部尙書。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右新唐書文

李白

李白生於彰明縣之青蓮鄉。其詩云。青蓮居士謫仙人是也。讀書於康山。康山亦在彰明。杜工部寄李太白詩。所謂康山讀書處。頭白好歸來是也。晏元獻公類要引此詩。今人不知。乃改康爲匡廬山。且太白在廬山亦是寓居。何得言歸來乎。又考太白全集。如悲清秋賦云。余以鳥道計於故鄉兮。不如去荆吳之幾十上安州。裴長史書云。見鄉人相如。大誇雲夢之事。楚有七澤。遂來觀焉。淮南臥病。寄蜀中趙徵君蕤云。國門遙天外。鄉路遠山隔。朝憶相如臺。夜夢子雲宅。觀此則太白爲蜀人無疑矣。作史者稱隴西人。蓋如王之太原。張之清河耳。善乎劉知幾曰。作史者爲人立傳。其地皆取舊號。施之於今。爲王氏傳云。瑯琊臨沂人。爲李氏傳云。隴西成紀人。欲求實錄。不亦難乎。且人無定所。因地而化。生於荆者。言皆成楚。居於晉者。齒便成黃。豈有世歷百年。人更七葉。而猶以本國爲是。此鄉爲非。則是孔父里於平昌。陰氏家于新野。而系纂微子。源承管仲。乃爲齊宋之人。非曰鄒魯之士。求諸自古。其義無聞。知幾此言。可謂確矣。

李白墓誌

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。白常欲一鳴驚人。一飛冲天。彼漸陸遷喬。皆不能也。及其謫退。乃歎曰。千鈞之弩。一發不中。則當摧撞折牙。而求息機。安能效碌碌者。蘇而復上哉。用是脫屣軒冕。釋羈韁鎖。因肆性情。大放于宇宙間。意欲耗壯心。而遣餘年。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。劉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記云。太白廣漢人性倜儻。知縱橫術。善賦詩。才調逸邁。往往與會屬詞。恐古之善詩者。亦不逮。裴敬有李白墓碑曰。白爲詩。格高旨遠。若在天上物外。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。彼碌碌者。徒見三河之遊倦。百鎰之金盡。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。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。志全者無得失。進與退。於道德乎何有。以上諸文。附見李白集。古本有之。今不傳矣。全白指太白爲廣漢人。蓋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。故獨舉郡爲稱耳。

李白家世

李太白上裴長史書。自敘云。白家本金陵。世爲古姓。遭沮渠蒙遜之難。奔流寓家。少長江漢。見鄉人相如。大誇雲夢之事。云楚有七澤。遂來觀焉。又與逸人東巖子。隱於岷山之陽。巢居數年。不跡城市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。因舉二人有道。並不起。按此。則唐書謂白爲隴西人。唐之宗室。謬也。唐之先。豈有金陵之籍哉。少長江漢。蜀之彰明。以相如爲鄉人。隱居在岷山。舉有道於廣漢。爲蜀人無疑。

經首

已見經說

儀禮逸經

已見經說

八士考已見經說

呂梁碑

羅泌云。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。字爲小篆。而訛泐者過半。其可讀者。僅六十言。碑中序虞舜之世云。舜祖幕。幕生窮蟬。窮蟬生敬康。敬康生喬牛。喬牛生瞽叟。瞽叟產舜。質之史記蓋同。而不言出自黃帝。此可以洗二女同姓。尊卑爲婚之疑矣。又他碑所載。后稷生台。台生叔均。叔均而下數世。始至不窋。不窋下傳季歷。猶十有七世。而太史公作周紀。拘於國語。十有五王之說。乃合二人爲一人。又刪縮數人。以合十五之數。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。皆指其賢而有聞者。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。太史公亦迂哉。

曹操欲用孔明

抱朴子曰。魏武帝嚴刑峻法。果於殺戮。乃心欲用乎諸葛孔明。孔明自陳不樂出身。武帝謝遣之。曰。義不使高世之士。辱於污君之朝也。其鞭撻九有。草創皇基。亦已妄矣。按此。則操嘗徵召孔明矣。事不見于史。當表出之。嗚呼。操之不拘孔明。不殺關羽。真有人君之度。豈止雄于三國邪。

孔明遺事

水經注引諸葛亮表之。臣遣虎步監孟琰。據武功水東。司馬懿因渭水漲。攻琰營。臣作竹橋。越水射之。橋成。遂馳去。此亦孔明遺事。本傳不載者。

岳武穆當稱忠武

宋贈鄂王岳飛諡忠武文曰。李將軍口不出辭。聞者流涕。蘭相如身雖已死。凜然猶生。又曰。易名之典。雖行。議禮之言。未一始爲忠愍之號。旋更武穆之稱。獲觀中興之舊章。灼知皇祖之本意。爰取危身奉上之實。仍采勘定禍亂之文。合此兩言。節其一惠。昔孔明之志興漢室。子儀之光復唐都。雖計効以或殊。在秉心而弗異。垂之典冊。何嫌今古之同辭。賴及子孫。將與山河而並久。然今天下岳祠。皆稱武穆。此未定之諡。當稱忠武爲宜。

歷代名臣奏議

宋寧宗時。武學生華岳。池州人。上疏極數韓侂冑之惡。其略云。程筠之以納妾求知。倪僕以售妹入府。蘇師旦以獻妻入閣。黜陟之權。不出於陛下。而出于侂冑。是吾有二中國也。命又不出於陛下。而出於蘇師旦。程筠。是吾有三中國也。書奏。侂冑大怒。下之大理。貶建寧園。工部郡守傅伯成憐之。命獄卒使出入無繫。伯成去郡。岳遂瘐死獄中。岳之忠諤。灼灼如此。近觀歷代名臣奏。及宋諸臣奏議。可謂詳備。而岳之奏不在其中。乃知古忠臣義士。湮沒不聞者多矣。故表出之。

張俊張浚二人

張俊。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。張浚。廣漢人。嘗稱飛忠孝人也。及飛冤死。後高宗納大學士程宏圖之奏。昭雪光復。浚與參贊陳俊卿。悲感歎服。浚爲都督。俊爲樞密。劉豫遣子麟姪猊。合兵七十萬。犯淮西。張浚聞

之以書戒張俊曰。賊豫之兵。以逆犯順。若不勦除。何以立國。今日之事。有進擊無退保也。此見章穎所著岳飛傳。浚與俊。豈可混爲一人哉。今之士夫。例以傾岳爲浚之短。不知受誣千載如此。

崑崙九州

鄒衍言九州之外。復有九州。載于史記。按其說曰。東南神州曰旦土。旦音與正南邛州。隋書作邛曰深土。西南

戎州曰滔土。正西弇州。隋書作曰开土。正中冀州曰白土。西南柱州曰肥土。西北元州。隋書作曰成土。東

北咸州曰隱土。尸子作正東陽州曰信土。其言本荒唐。漢人作河圖括地象。全祖其說。隋代郊天。遂以其

名入從祀之位。史炤通鑑釋文曰。此九州。其崑崙統四方之九州乎。或曰。神農地過日月之表。蓋神農之

九州也。桂州一本作桂州。營州一本作宮州。近是。宮與元相近。未知孰正。

海外五岳

道經言海外蓬萊閼苑有五岳靈山。一曰廣乘之山。天之東岳也。在東海之中。爲發生之首。上有碧霞之闕。瓊樹之林。紫雀翠鸞。碧藕白橘。主歲星之精。居九氣青天之內矣。二曰長離之山。天之南岳也。在南海之中。上有朱宮絳闕。赤室丹房。紫草紅芝。霞膏金醴。主熒惑之精。居二氣丹天之內矣。三曰麗農之山。天之西岳也。在西海之中。上有白華之闕。三素之城。玉泉之宮。瑤林瑞獸。主太白之精。居七氣素天之內矣。四曰廣野之山。天之北岳也。在北海弱水之中。上多瓊樓碧闕。金液龍芝。主辰星之精。居五氣元天之內矣。五曰崑崙之山。天之中岳也。在八海之間。上當天心。形如偃蓋。東曰樊桐。西曰元圃。南曰積石。北曰閼

苑上有瓊華之闕。光碧之堂。瑤池。翠水。金井。玉梁。彭主鎮星之精。居于中元一氣天中焉。

都鄙

都何以訓美。都者鄙之對也。左傳曰。都鄙有章。淮南子云。始乎都者。常卒乎鄙。蓋天子所居。輦轂之下。聲名文物之所聚。故其士女。雍容閑雅之態生。今諺云。京樣。卽古之所謂都。相如傳。車從甚都是也。邊氓所居。叢爾之邑。狐狸豺狼之所嗥。故其閭閻。學齋村陋之狀出。今諺云。野樣。卽古之所謂鄙。老子云。衆人皆有以。而我獨頑似鄙。是也。此下有洵美且都一條。已見經說。

譚苑醍醐卷第二

先鄭後鄭

註疏家所稱先鄭者鄭衆也。後鄭者鄭元也。觀周禮之註。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。劉向治春秋。主公羊劉歆主左氏。故有父子異同之論。由是觀之。漢之人說經。雖大親父子不同也。孔子以一貫傳道。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。曾子受業孔子。作大學。而子思受業曾子。作中庸。由是觀之。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。今之學者。吾惑之。撫拾宋人之緒言。不究古昔之妙論。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。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。謂之曰。因陋就簡。則有之。博學詳說。則未也。噫。古人之不同者。同而異。今人之苟同者。盡異。乃無同而異者。噫。曾子。子思。吾不得而見之矣。安得二鄭二劉。而與之論經術哉。此條之上。有噬噬解一條。晉音齋虞娛同一條。穴井一條。常棣之華一條。爭尹一條。條狼氏一條。五祀一條。此條之下。又有朱子忿懣一條。希夷易圖一條。易圖考證一條。俱已見經說。蓋先生隨時雜記于著經說之後。又散見于各自著小說之內。焦氏茲刊外集併入經說之內。此本乃先生自訂本。故挨次列其原目。標注各條之下。以存原本已見者不贅出。

老子述而不作

楊龜山云。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。竊比於我老彭。老。老子也。老子五千言。以自然爲宗。謂之不作可也。朱子曰。某亦疑此語。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。卽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。皆可見。聃。周之史官。掌國之典籍。